



## 在苦难中追寻希望

► 裴广江

在达达布的3天，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，白天一整天在难民营采访，中午在苍蝇嗡嗡叫的简陋饭馆跟非洲朋友一起用手抓饭，晚上回到住处整理采访笔记，凌晨两三点写完稿睡觉。就是在这样的忙碌中，达达布在我的脑海中一点点勾勒出来。但要说起我的达达布印象，却总是一幅灰黄斑驳的油画。

达达布已近3年没下过雨，大风不时卷起阵阵黄沙，吹得妇女们的头巾扎煞，吹得男人们的长袍乱舞，吹得灌木丛中的一排排帐篷哗啦作响。人们或背柴，或顶水，或搭屋，或无助地排着长队等候救助，或无望地躺在帐篷内消磨生命。这里的生活是单调的，时间似乎也走得很慢。

达达布也有蓝天白云，也有鲜艳的衣服和头巾，也有少女们腼腆的微笑，也有孩子们踢球嬉戏，但这些明亮的色彩似乎都经不住苦难的洗刷，很容易就会褪色。在难民接待处，在帐篷中，在医院里，在校园内，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刻着迷惘，心里都充满酸楚。他们都经历过巨大的苦难，每一个故事都是悲伤的，诉说时似乎早已索然无味，激不起内心任何波澜。

新搭的帐篷内，年轻的女主人栽上一棵小树苗，期待它长大后能为自己的孩子遮风挡雨；医院病床上，妈妈带着慈祥的不易察觉的微笑，抱着安然入睡的婴儿；难民学校内，孩子们的课程表排得满满当

当……我感动于这里的人们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，仍能保有善良、真诚和友好；遭遇了如此多的挫折，仍能够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但我也深深地担心，他们的善良、真诚和友好能坚守多久，他们的梦想能走多远。

### 饥肠辘辘中开始的一天

早上7点，一轮红日悬挂在达达布上方，唤醒了帐篷中饥肠辘辘的人们。这个世界最大的难民营开始了新一天的生活。

难民接待处早就聚集了数百名新到难民。经过几天甚至十几天的日夜逃亡，他们疲惫地蹲在地上，排成长队等待工作人员叫名字。他们的表情中透露出对到达达布的庆幸，但眼神中却充满对未来的茫然。在逃离家园的路上，他们损失了财物，多数已一贫如洗，衣食无着。有的甚至为了节省体力，不得不把生命垂危的孩子留在树下，独自一人悲伤前行。

“路上整整走了15天，沿途没有食物和水，能用的东西都卖掉了，有时候不得不要饭。”眼里布满血丝的福杜姆说。她家在离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不远的一个小镇上。从摩加迪沙到达达布，路程超过700公里。她和丈夫卖掉了全家仅有的一只山羊，才勉强带着4个孩子渡过难关。

25岁的阿布迪来自距离边境70多公里的索马里城镇多普雷，一个人步行了4天才到达达布。他说，自己父母双亡，

### ■ 作者简介

裴广江，人民日报主任记者。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。2009年2月至2012年12月，任人民日报社南非分社、非洲中心分社记者。致力于从非洲人的视角报道非洲，足迹遍及十几个非洲国家。曾乘火车走完坦赞铁路、蒙内铁路、亚吉铁路全程，曾深入苏丹达尔富尔、南非祖鲁村、肯尼亚达达布难民营采访。



2011年7月29日,难民营中取水的孩子。  
裴广江摄

两个弟弟也失散了,干旱导致家里牲畜都死掉了。“从家乡到这里几乎从未喝过一杯水,更不要说吃东西了。”

无论路途如何艰险,来到达达布,就意味着暂时的得救。联合国难民署将对他们进行登记,给他们检查身体。获得难民身份后,每家就可以领到一些基本生活用品,分到一小块可以搭帐篷的土地。新家远谈不上舒适。有的一家十几口人挤在一个帐篷内,好几个帐篷才能有一个蹲位的厕所,一大片帐篷只能有一个取水点。

在新难民安置点,刚从摩加迪沙来的阿布迪摆起了地摊。他31岁,有5个孩子。因为战乱和饥荒,家里没有任何东西可吃,只好背井离乡。“路上走了一个多月。”他说,除了睡觉就是赶路。到达达布后,好在手里还有些积蓄,他就摆



2011年7月29日,难民营中的两名少女。裴广江摄

起了地摊。“生意不是很好做,因为难民营没有多少人有钱消费这些商品,一天也就卖100肯尼亚先令(1美元当时约合88肯尼亚先令)。”

18岁的萨玛也来自摩加迪沙,背着一岁零两个月大的孩子。她的脸上仍透着稚嫩,但羞涩的眼神难掩生活的艰辛。她的大家庭最多时有20多人。后因战乱,包括父亲在内的3名家庭成员去世。她4岁那年,由于家中缺衣少食,母亲便带着她,赶着几匹骆驼,走了将近一个月来到达达布。

萨玛指着身边四面透风的窝棚说,这就是她的家。这个家实际上只是用几块破布和塑料缠绕在树枝上搭起来的,面积不到4平方米。几块石头支起一口锅,地上铺着几块破布,还有两个用来盛水的破瓦罐和几个吃饭用的罐头盒。

“因为来的难民多,联合国难

民署发放的帐篷也有限,我只领到了一块篷布,剩下的材料都是自己找的。里面白天热如蒸笼,晚上四处透风,孩子和母亲的身体又不是很好。”萨玛说,如果下起雨来,这样的窝棚根本不管用。

### 帮父母找回对孩子的爱

在新难民安置点采访时,我见到了刚到达达布一天的穆斯利玛,她抱着孩子坐在帐篷外,始终面带微笑。在她的面前,一棵不到20厘米高的树苗在微风中颤颤悠悠,树坑中充满刚浇的水。

“种下这棵小树,是为了让它长大后给孩子们遮风挡雨。”穆斯利玛说。她和家人从近300公里外的家乡逃亡而来,路上走了15个日夜。她家的帐篷内除了做饭的器具以及睡觉的垫子等外,几乎看不到别的东西。但我在她家采访时,



2011年7月30日，穆斯利玛种上一棵小树苗，期待它长大后为孩子们遮风挡雨。裴广江摄



2011年7月29日，伊福医院，医生为孩子检查身体。裴广江摄

穆斯利玛默不做声烧了一壶水，给我沏了一杯奶茶。要知道，水在难民营都是定量供应的，更不要说牛奶和糖了。她的几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奶茶，让我实在不忍心喝下。但穆斯利玛十分坚持，我只好喝下这杯暖心的奶茶，并塞给她一张20先令的纸币。

在一个新帐篷外，3块石头支起一个水壶，一名小女孩正趴在地上吹火。这里就是刚到达达布3天的法图姆家，做点小生意是她为全家人寻找的新出路。

“今天煮了两壶茶，但到现在只卖出了两杯。”法图姆说，她只有1000先令的本钱，一杯奶茶能卖10先令。除两壶茶外，她还有一盒香烟、半袋点心和一些简易包装的奶粉。有客人来喝茶，她便把客人让进帐篷内。帐篷是家，也是商店。

法图姆说，她86岁的母亲双

目失明，还有一个儿子天生残疾，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养活全家12口人。她家在索马里本来有一个不大的纺织厂，但是被战火摧毁了。因为刚到这里，又领不到太多的食物，只能自谋生路。“等挣到3000先令，就可以给孩子的奶奶搭一个可以遮阳的棚子了。”

在达达布难民营的伊福医院营养中心，医护人员在尽力帮助孩子们恢复健康的同时，也在努力唤起家长对孩子的亲情。营养中心有3个病房，每个病房都有十几个儿童躺在床上，这些孩子都患有营养不良，有的还有其他疾病。孩子们的病历表上写着：伊萨克，4岁，身高90厘米，体重85千克；萨哈罗，10个月，身高63厘米，47千克；阿布迪拉曼，3个月，身高55厘米，体重27千克……

“我们的工作除了照顾这些孩

子外，还要提醒他们的父母喂食。”护士伊玛里克达说，“这些大人们经历了太多苦难，看到了太多的死亡，他们已经不太关心孩子。”她说，这些孩子长期营养不良，不及时救治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，但3个病房中只有2个护士，因此需要父母的帮忙，“希望这样做能帮他们找回对孩子的爱”。

## 接受教育才能过好日子

在达达布难民营，我经常被人群包围，最多时竟有20多个人把我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中间。他们急于表达自己的诉求，希望我能将他们的诉求反映给联合国机构。他们丝毫没有恶意，一般会看着我记下他们的话，然后转身就走。这些要求通常是希望改善基本生活条件，也有些人希望能找份工作。但我至今仍记得一位60多岁的老人



2011年7月29日，难民营中的孩子。裴广江摄

说：“我想从现在开始上学！”上学，这看似简单的诉求，却可能是索马里难民改变生活轨迹的最大希望所在。

在新难民安置点，53岁的易卜拉欣主动与我打招呼。他在家乡本是一名农场主，曾经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。“我与另外6个人一起承包了100公顷土地，那是一座很大的农场。”他说，他们雇用了30名工人帮忙，主要种植甘蔗、玉米、豆子、芝麻等，好年景时能产很多粮食，全家人能过上很好的日子。

但在过去3年，易卜拉欣位于索马里下朱巴州的家乡几乎没有下过雨，靠天吃饭的农民失去了生活的依靠。不得已，他只好带着全家人步行15天来到达达布。他说，自己在路上被武装分子绑架了近8个小时，武装分子打他，抢走了食物，并把水倒在地上，还将他多年辛苦攒下的400万索马里先令（1美元

当时约合1636索马里先令）现金抢走了。“为了保命，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。”

谈到未来，易卜拉欣最担心的还是孩子们的教育问题。他说，在索马里，几个孩子都能上学，到这里之后他也希望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去，但遗憾的是新难民安置点还没有学校。“我以前是农民，知道种地的辛苦，因此不想让孩子们再种地了。”他说，“我要送他们去学校接受教育，改变他们的生活，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。”

在国际组织援建的达加哈雷中学，21岁的达亚赫已经成为达达布难民营中资格最老的难民之一。他1992年就随父母来到这里，两年后父母返回索马里，他与亲戚生活在一起。如今，他白天在亲戚家吃饭，晚上回自己的帐篷中休息，已经独自一人难民营生活17年。“我们因为战争来到这里，”他说，“能

不能回到索马里还说不好，但希望索马里能尽快恢复和平。”

学校正在放假，12个教室空空荡荡。黑板上留下的数学公式和英语句子，诉说着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求。一名学生还在黑板上留下了句幽默：学生们蔑视模拟考试，但结果是模拟考试嘲弄了学生（Students mock mock while mock is supposed to mock students）。黑板右侧是全校所有班密密麻麻的课程表，每个班每天从早上7:20开始要上9节课，除了英语、斯瓦希里语、数学、生物、历史、地理、化学、农业等课程外，他们还要上一门特殊的课：和平。

“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战乱中，我们需要和平。”另外一名学生法塔赫说：“和平课上，老师不仅教我们如何在战争中保护自己，还教我们如何维护和实现和平。”对于如何实现索马里和平，他一时还很难给出答案，但他说，要像教室外墙上的宣传画所说那样，“团结起来才能站立，分裂必然会倒下”。

在学校院中的树荫下，十几名学生对我表达了他们的愿望。达亚赫和法塔赫是学校的记者，也经常到难民营采访。他们给我留下邮件，希望能得到一些新闻课程必需的知识。虽然这个学校迄今还没有学生能考上大学，但谈到将来想做什么，他们纷纷表示，要当医生，当律师，当老师，当飞行员。🌱